# 晚宴

（一）

「快一点，慢吞吞干嘛。」不耐烦的男人在门外念着。

「好，等一下，我收拾一下东西。」卧房内的女人慌忙地涂好了唇膏，拿化妆纸擦了擦嘴唇。走出门外，没见

人影，看来男人已经先出门了，女人拎着皮包急忙跟了出去。

「这边！」在楼下男人已先招了部计程车正等着，一种复杂难以言语的预感涌上女人脑海，矗立了一会，发觉

男人不耐烦看着她，女人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坐上车子。

在计程车上。

「等一下我带你去一个饭局，五、六个人而已，那个李大哥也在场作陪。就是那个李世，我当兵时的朋友，那

时我有跟你提过。他是韩国侨生，入伍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很有办法，老鸟都不敢惹他，以前在部队时都是他罩我。

前阵子碰巧遇到他，知道我的困难後，就想介绍给我一笔买卖。只要做成这笔，今年就度过难关了。」「怎麽会要

找我去作陪呢？」女人问道，他一向不带她去应酬场所的。

「没什麽，你以前不是总是说不清楚我在应酬什麽吗，我就带你来看看。」说完男人偏着头。

「那个李世说想见见你。」男人补充一句，面无表情望着窗外不再说话。

女人「哦」地一声。

车厢内的男女是一对夫妻，男的名叫黄建辉，四十来岁，是几家工厂的负责人，旁边的是他的妻子叶朝蓉。

这些年来金融风暴笼罩在这个岛国之上，肆虐着这个岛国的经济，虽然官员们总是在媒体上说着这个国家所受

的伤害是最小的，但是这块土地上的百姓都很清楚这只不过是掩饰之词。

前些年为了降低成本，他跟其他产业一样，到彼岸去寻找发展，投入大量资源，在那里设立了分厂。好不容易

上了轨道，却刚好遇上这股风暴，订单锐减，产品不断生产出来，却只能放在仓库积压资金。

计画的错误使得黄建辉的事业一落千丈。

我不甘心！

为了不使多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他用尽心思，裁员、关厂、缩编等等节省成本的方法都用上了，偏偏在这节

骨眼上，几个股东纷纷抽头，雪上加霜，没办法，他只好自立更生。

为了资金，他投入所有积蓄，除了自住的房子外，其他的都卖了，连自己的好几部名车都卖掉了，只求能度过

低潮，等景气回转後，再一展鸿图。

原本待在家中当少奶奶的朝蓉，为了体恤丈夫的困难，也是节俭持家，以求度过难关。可是到了後来还是无法

支持下去。

在徵得丈夫的同意後，她终於踏入了职场。虽然朝蓉也是大学企管系毕业，可是毕竟离开职场已久，又无经验，

景气又不好，好不容易才在一间有名的保险公司待下来。

她的业绩不错，很短的时间内就是顶尖业务员，因为她懂得利用以前参加社团时所建立人缘，这些社团成员都

是企业主的夫人等，透过这些她得以抓住大客户，尤其是现今当红的资讯业客户。

可是真正令她出名的不是她的专业能力，而是那股发自内在、高贵典雅的脱俗之美。

（二）

长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她虽已三十多岁，岁月却没有在她脸上和身上留下痕迹。

她的头发光滑如绸锻，梳得相当整齐，显示上班女性的典雅。她瓜子脸蛋，丰润的嘴常常涂着粉红色的唇彩，

唇线划的很明朗，牙齿洁白乾净，所以笑起来的样子实在动人，而且她又很喜欢笑，因为她知道这会为她带来惊人

业绩。

合身的名牌套装穿在身上，高耸的胸部透露着发育良好的讯息，当然这是朝蓉所拥有迷人的法宝之一。

一年多的工作也使原来是温室花朵的朝容成长为精明圆融的生意人，「要得到就需付出」，她学到这个道理，

而无一技之长的她所凭藉的除了人缘外就是她的原始本钱。

朝蓉很巧妙地运用她的本钱，而且每到最後关头她总是能全身而退。

「对了，张经理，下礼拜三是你太太的生日，我跟张太太前天去逛街时，她看中一条蓝宝石项链，她好喜欢喔，

你可以买下来当她的生日礼物，她一定会爱死你的。」「喔？是！是！嗯我会买的。」回过神来的张经理，坐直身

躯，依依不舍地抽回正在搓揉身旁丽人衣领内圆妙之物的手。

「啊！这份保单就麻烦你等会儿签名吧，真是谢谢你。」朝蓉语带娇媚递上一份文件，套装的裙下，腿上敷着

一层肤色的丝袜，她把裙子拉好，一只脚并到另一只脚上。

那个叫张经理的吸了一口气，才好不容易把眼神移到放在手上的文件上，有了这样的「服务」，他还不就范？！

就这样一笔丰厚的佣金得到了，当然这样的手段她的丈夫完全蒙在鼓里，朝蓉也绝不会让他知道。

……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过她事业上的得意一旦跟他丈夫生意的失意比照，带来的将是夫妻之间的失和。

朝蓉心里很明白这点，也了解这时的丈夫就像座快爆发的火山，一点刺激都受不得，所以在他面前她总是低调

姿态。并且对他的生意全力支持，不但将自己努力挣来的钱投入到里面，并且还想尽办法运用人际关系筹募金主投

资。

只是为丈夫牺牲的这一切，老公似乎并不领情，他渐渐的已不像从前一样宠爱朝蓉，夫妇俩相敬如冰，无话可

说。

—他生意不顺，当然心情不好，等公司撑过去後一切就会恢复原状，到时他会了解我的委屈。—朝蓉安慰自己。

安静下来，车内只有街灯透过车窗一阵一阵闪烁，朝蓉望着这个爱他疼她的男人，脸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许多，

心里一阵爱怜油然而起。

……车子在一条繁华大道旁的高级饭店前停下，下车後，看了看四周，只见一个人四处张望着。

「李大哥！不好意思，塞车晚来了，等一下我先罚一杯。」建辉马上露出笑容，趋前热络地与那人打招呼。

朝蓉看着跟丈夫握手的男人，五十来岁，理着小平头，满脸肥肉，手上带着金饰金表，俗丽的衣服松垮垮地穿

在身上。朝蓉纳闷丈夫怎会跟这种人打交道。

「哇！这一定是弟妹，我以前在部队时看过你的照片，真是美若天仙，全连弟兄的女友我看就属你最漂亮。老

弟你真不简单，能娶到这样的美娇娘。」朝蓉今晚穿着一件白色的吊带长背心裙，披着一件雪纺小外套，内着及踝

长裙。淡妆的美貌，婀娜的身段，每个男人都会多看一眼。只是，她现在的脸上充满沉闷的表情。

「啧、啧、弟妹的品味真不错，气质果然非凡，不像我家的黄脸婆，长的丑就算了，也不会打扮打扮，那像你

这样雍容华贵。」李世一双鼠眼上上下下打量朝蓉全身，嘴角微翘，口中叼根烟，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

朝蓉被瞧的浑身不自在，但毕竟见过世面，当下勉强挂上微笑亲切的说：

「哪里，李大哥你过奖了」「来，王董已经在里面等了，我们先进去吧，有话慢慢聊。」李世带着夫妇两人走

进饭店，服务生领着一行人到楼上的一个包厢内。

「可以上菜了，先开几瓶ＸＯ。」李世吩咐服务生後，关上房门。里面一个肥胖的男人，身边围坐两个小姐。

朝蓉一瞧女客打扮举止就知道这两个是风尘女子，只见那个男人正搂着其中一位打情骂俏着。

「来，老弟我跟你介绍，这位就是伟成企业的王董。」「你好、你好，不好意思让你请客。」那个叫王董的，

满脸堆笑站起来。

「那里的话，能认识王董这样成功的企业家，是我的荣幸。我久仰……」老公马上趋前，不住地寒暄问候。

朝蓉听到这些谄媚谀词，皱了眉头一下。

「这位是内人。」老公用肘推了一下，示意招呼。

「喔、喔，大美人，真是有够水。你好、你好！」王董眼睛张的大大的，伸出双手要握朝蓉的手。

朝蓉嘴角略牵，勉强伸手出去，那肥手立刻紧紧握住，不住地搓揉嫩滑的皮肤，还伸出中指在掌心轻搔着。朝

蓉用力抽手回来，狠瞪了一眼，但随即想起今天来的目的，无奈换上勉为其难的微笑。

朝蓉挽着老公入座，菜肴送上，一桌人吃菜敬酒。朝蓉心里讨厌极了，但表面还是若无其事应对，只想赶快挨

过。

「还有几道菜？没了是不是？那再开三瓶轩尼斯，拿些下酒小菜来。对了，那个矿泉水跟冰块多拿些来。有事

的话再叫你们。来，这是小费。」李世吩咐完後，打发服务生，房内只剩下宾主六人。

那王董身边是两位小姐，正嘻嘻哈哈玩闹划拳；朝蓉右手边是丈夫，此时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插话陪笑。而李世

一开席就一屁股坐在左边，抖着腿不时偷瞄旁座的朝蓉。

「弟妹怎麽喝这麽少，不够意思嘛。那ＸＯ加矿泉水、又加冰块，这样喝不醉，所以多喝点没关系。」李世又

倒满杯子，递了过来，朝蓉只好接过敬酒。

「我乾杯，你随意就好！说起来我还吃亏呢，嘿、嘿。」李世补上一句。

朝蓉喝的稀释饮料虽然酒精比不上纯酒，可是旁人不住敬酒，喝多了也是难过。满室的菸味跟密闭空调混成令

人不舒服的气味，加上轰闹笑声，让朝蓉微微头痛。

「我去上个厕所。」老公摇摇晃晃起身欲离去。

「我陪你去。」朝蓉忙道。她也想出去透透气，这种饭局根本就打从心底排斥。

「不用了，他又不是小孩子，难不成要老婆帮忙拉拉链，笑死人了。」身旁的李世抓着手臂把她拉回座位，其

他人又轰然取笑两人，朝蓉只好坐回。

「来来来，弟妹我再敬你一杯，咱们多聊聊。你公司是做什麽的，有发财机会请多照顾喔。」话还没说完，就

把朝蓉手中的杯子倒满烈酒。

朝蓉无奈地看着丈夫离去，没注意到杯中饮料，虚应着回话。

本来跟其他女子有说有笑的王董，这时突然拿着酒杯，一屁股坐到朝蓉右边原本是建辉的位置上。

「大美人，我敬你，多喝点，哈、哈、哈，今天要把他喝个痛快。」灌了不少酒的王董频频要跟朝蓉喝酒。看

到王董前秃发亮的额头，朝蓉只觉得恶心，不过有求於人，只好强颜欢笑。

「好，我敬你。」朝蓉举杯欲饮，鼻中忽闻到浓烈酒气，迟疑了一下。

「乾了它，不要紧啦。」李世见状，立刻捧着杯子强灌。满满的烈酒通过喉咙，朝蓉受不了刺激，摀口咳嗽。

「唉呀！还好吧，喝不够多才会这样，多喝就习惯了。」李世假装好意拿出纸巾给朝蓉，而王董很快的又把洋

酒倒满朝蓉手中的杯子。

朝蓉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不对劲，不祥预感从心中升起，身旁男人越靠越近，鼻中闻到的尽是酒臭烟味，两个人

有事没事地鬼扯，只是要朝蓉喝酒，对面的女子们也不作声，像是在看好戏。

过了不久，建辉回来，也不赶王董回原座，拿起酒杯说：

「王董，我敬你，承蒙照顾，我的生意才能蒸蒸日上，这一次的采购还请您多帮忙，乾杯！」建辉双手举起了

杯子靠到嘴唇，旁人开始替他拍手助兴，一边替他加油，朝蓉看他咕噜咕噜的灌下，一杯酒一口就乾完。

「哇，好厉害喔！」另外两名小姐随即又马上补满一杯。

这时朝蓉心中一凛微微发毛，强烈的不安，让酒醒了不少。

不安的预感实现了。一只手突然放在自己大腿上摩娑着，是右边王董的手。

「啊！」一声轻呼从朝蓉口中溢出，不过席上的的人都毫无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

朝蓉倒抽了一口凉气，心中虽然焦急，台面上还是若无其事，侧着脚想躲避王董的骚扰，但是那只肥手毫不停

止，甚至撩起裙摆，想要摸进裙子里面，朝蓉慌忙伸手下去阻止却被另一手抓住抚摸。

朝蓉一惊，往旁边望去，见到李世正淫笑着斜看她，他也伸进一只手加入。

朝蓉心中凉了半截，又急又怕，眼神望向丈夫眨眼哀求，寄望他的解围。但是此时老公却只顾着和身旁的女子

调笑，根本就不关心自己妻子的处境。

朝蓉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是要当场发作呢，还是……「忍下来！」朝蓉咬着唇，她告诉自己要忍，小不忍则

乱大谋。想到丈夫能否熬过难关和身旁的臭男人有极大关连，只好忍气吞声。

而且这种状况也不是第一次了，自己为了业绩被吃吃豆腐也不是没有过，而且有一次为了那二十万的酬金，她

在客户的办公室中还用手替客户「服务」过。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见过，公司在拉拢大客户时也有这种安排，找几位漂亮的小姐陪伴，在席上调剂调剂，确实

有助生意的成功。只是往来的客户程度较高，加料的服务通常由男同事宴後安排，自己只是在宴席上跟客户们聊聊

；而他们也多尊重席上的女士，顶多开开无伤大雅的笑话，没有这种低俗下流的举动。

朝蓉全身像被一阵寒气所侵袭，只能拼命地缩着身子，任由他们胡来。虽然朝蓉裙内还穿着连身裤袜，在下身

的两只手只能隔着衣物丝袜抚摸，但朝蓉已全身起鸡皮疙瘩，麻痒难耐。

作梦也没想到今晚自己角色易位成了陪酒的小姐。为顾全面子里子，只好压下厌恶惊惧，心中还期盼毕竟是公

共场所，他们不会太过份，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样天真的想法很快破灭。

桌下的两只手抓住裙摆向上拉开，朝蓉顾得了右边，就疏漏左边。不久，长裙已经被掀到大腿，不放松的魔手

一人抓住一边膝盖用力想要扳开。

紧张的朝蓉使劲并拢膝头，僵持了一会儿，那两只手见不能得逞，就各自散开，在大腿上游移，不停地上下其

手，肆无忌惮地猥亵身旁的女体……李世显然是花丛老手，不像王董粗手粗脚只会抓着朝蓉大腿猛捏。或搓摸、或

揉按、或轻捏，尖长的指甲刮着大腿轻划在丝袜上，把尼龙纤维一根根挑起。

当手正准备插入腿缝探触私处时，朝蓉的身体像是触电般颤抖了一下，用力夹紧。不得其门而入的手也不勉强，

识趣离开，转而拉高裙摆，从後腰摸进内裤里。

朝蓉死命黏坐在椅上，不让手指戳入。五只灵巧的手指像极章鱼的触角，紧吸着臀肉，不停地蠕动。

台面上，朝蓉胀红着脸低着头不发一语，双手压着皮包挡住下体私处，豆大的汗珠挂在额边，胃中酒水翻腾，

还要忍受男人的狎玩，实在痛苦极了，恨不得立刻死去。

那李世倒显的若无其事，左手还能跟其他人敬酒吃菜，右手则寻幽探密。而王董则是一副躁热的样子，也不出

声，两眼直盯着桌下不放，玩得不亦乐乎。

「黄董，多喝点嘛。」另外两个小姐则包围在建辉身旁，不住地灌他的酒。

建辉则还是一边与旁人说笑一边把酒当水喝，两眼像避开似的忽略自己的妻子，好像她并不存在。

「咦，弟妹怎麽脸这麽红还冒着汗。啊，是酒喝太多了是不是？要不要吐一下？这样比较好。对了，这里空气

怎麽这麽闷，妈的，这家空调这麽差，冷气一点都不强。弟妹不舒服的话，就到洗手间洗洗脸吧。不要客气，我带

你去。」李世一说完，也不理会朝蓉同意不同意，就起身扶着她离席。朝蓉被半拉半推，两眼直楞楞地看着丈夫，

发出求救的讯号。建辉瞄了一眼，也没反应，饮尽手中水酒，继续与旁人划酒拳。

李世抓着朝蓉的手带往洗手间去。虽然不情愿，可是酒精的催化，使朝蓉脑中乱烘烘一片，根本无法思考也无

力抗拒。经过的饭店服务生看了两人一眼，也无反应离去。

李世把朝蓉拉进男用盥洗室。里面空无一人，朝蓉忍不住，冲到洗手台，哇的一声，把今晚肚里的酒菜全吐了

出来。李世贴近朝蓉身边，假装好意帮忙硬是脱下朝蓉的外套，朝蓉吐得只觉天昏地暗，任由李世摆布。

「全部吐出来，就没事了，继续吐呀。」裸露的双肩挂着两条细细的肩带，打乱湿密的发丝，一袭丝质薄衫全

黏在汗湿的身上。李世一扶住了她，便自然而然在她光滑的背脊上轻拍，另一只手，拿着手巾擦拭朝蓉嘴边。

湿透的上衣露出背脊，朝蓉没穿胸罩，由腋下望去能清楚看到小小的胸贴贴附在胸前。乾吞了一口，李世原本

轻拍的手开始不规矩地移到丰满浑圆的臀上。

整个房间安静无声，只有哗啦水声与两人沈重的呼吸声。

朝蓉手扶台前，长长的睫毛微颤，眯着眼，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编贝齿咬着下唇，全身不住地颤抖。

不久，她抬起头来，乱发遮在她的脸上，使她美丽的脸庞，更显得有一股动人的韵味。喘着气，饱满的胸脯，

迅速地起伏着，好像下定决心，细微的声音从朝蓉口中说出。

「我知道了。」「什麽？」贴在身边的李世根本没留意朝蓉说什麽，睁大的两眼自始停留在起伏的乳房上都没

离开过。

紧绷的裤子把撑大的下根紧紧包着，李世涨得难过，凑过头去闻粉颈上的香味，深深吸了一口气，手指拉起裙

摆……「不要……在这里！」朝蓉打了个冷颤。

李世闻言，猴急的四处张望，见到里面的马桶隔间，就两手由後抱着把朝蓉拖了进去。被强健手臂环抱住的身

体，动也没有动一下。

碰的一声，李世锁上厕门，双手一推，让朝蓉跌趴在马桶上，然後急忙拉下裤子的拉链，从里面拉出凶猛的东

西。

说是拉出来，倒不如说是自己跳跃出来，得到解脱的阴茎，毫不怯场地昂起头，从裤缝之间向斜上方耸立。

李世喉头发出呵呵的怪声，两手提起朝蓉腰部，晃动两下，示意要她趴着抬高臀部站好，接着掀起下身长裙，

翻盖住整个上身。

（三）

丰满的大腿和透明薄薄的裤袜，露出白色的亵裤，而裤袜的正中央，缝线深陷入臀沟里。

——真受不了……只觉下身一凉，李世两手抓着袜头连同内裤用力剥至膝盖，然後一脚插入两腿之间使劲分开。

「嗯。」朝蓉闷哼了一声。

昂起的龟头眼流出一滴滴透明液体，左右摇晃的摆动着，李世伸指沾了点唾液，右手伸向跨下翘着嫩臀的女体。

被裙子反包的朝蓉，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受到束缚的身体使不上力，只能悲戚地靠在水箱上咬着牙，

准备任由对方蹂躏奸淫。

……「叩、叩」有人在敲门。

李世吓了一大跳，正顶着要进入的男根顿时软了下来。李世回叩两声表示里面有人，结果回应的是更大声的拍

门声。

朝蓉喜出望外，以为是老公，正要呼救，一只毛毛绒绒的大手已压住嘴唇。

被打断的李世没好气的吼道：「里面有人啦！」「我现在要打扫，先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

那李世闻言狐疑地开门从门缝外望，想知道外面是谁。不知何时，一个清洁工打扮的老妇人正拿着拖把清理地

板。

「嘿嘿，那个……因为她想吐，所以我让她吐在马桶里。」李世见状尴尬笑着。

「这里是给人上厕所用的。」那老妇人盯了李世下面一眼冷冷地说。

「这个……嗯……喔，我正好也尿急就……」清了清喉咙，李世的声音有点沙哑，连忙拉起裤子拉链，拉着穿

好衣服的朝蓉就往外走。

出了门外，只见两个服务生站在转角处窃窃私语，一见两人出来急忙转过头去。李世狠瞪一眼，无奈回包厢去。

原本喧闹的包厢此时安静无声，朝蓉一望，见到丈夫瘫在椅上昏睡不醒。

——不是老公来救我！？失望的表情溢於言表。

「怎麽去这麽久？快过来，我们再喝。」一见两人回来，王董一把就把朝蓉抓过来。

「你爽过了，该我了吧！」王董对李世眨了眨眼。

「再喝，再喝，哈哈不要客气；对对对，喝下去。」直直地沈下去，最後的希望如同千斤坠般掉落，掉落在滴

血的心上。

朝蓉闭着眼睛，大粒的泪滚落了下来，她想着，自己为什麽那麽不幸呢？难道是遭受了什麽咀咒！要让这些野

兽来踏踏自己的身体，为什麽老天要这样的折磨她！

暗红的舌头舔着肥唇，抹着口边的酒，王董心痒难耐，魔掌又开始蠢动。那李世找了个位子坐下，手里一杯酒

轻啜，翘着二郎腿欣赏着眼前的活春宫。

薄衫之下的双峰之间，被男人的手伸了进去，朝蓉没有反应、没有抗拒，只是沈默看着倒卧在椅子上的丈夫。

王董油光的额头贴紧在鬓边，急促的呼吸声听在耳边好像猪只掘食的叫声，想到这点，失神的朝蓉不禁笑了出

来。

「好漂亮的奶，妤像会滴出牛奶一样，嘻嘻。」王董抚摸朝蓉的乳房笑道。

那滑嫩又膨胀的乳房，在王董的揉搓下，好像要挤出乳液来一样。

「噢……嗯……」王董乾脆不客气把朝蓉搂在怀里坐在自己腿上，低头贪婪地吸吮粉颈香肩。

另一手也不闲着，拉开裤档拉链抓住朝蓉纤手放了进去，带着手握住黑条上下套弄；等到朝蓉握住不放机械般

替他手淫後，然後又伸进裙子深处重游旧地。

心已死的朝蓉毫无反应，任由玩偶般摆布。她无知觉抬头望向天花板，华丽的玻璃灯饰，闪烁着耀眼灯光使人

无法直视，也映射着底下横流的慾情。

……不知过了多久，趴在桌上的朝蓉忽感一阵冰凉，打了个寒颤回神过来。一条湿手巾盖在脸上，她坐直茫然

环顾四周。

上半身赤裸裸，全身衣物都被褪到腰间，身上满是红肿的吸痕、抓痕；下身丝袜连同内裤凌乱挂在左腿踝上，

火烧的痛觉由私处传来，朝蓉伸指下探一摸，乾乾的，看来只是被猥亵，并没被男根奸淫。

身旁的王董已不见踪影，小姐们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去，老公也不在，整个包厢只剩她一人。

朝蓉拿起手巾，刚想要擦脸，突然发现手上满是黏呼呼的液体，乳房上、衣物上、甚至脸上都有。

呕……朝蓉受不了又再一次吐了出来，胃中已无东西，呕出的全是苦涩胃酸。

「赶快清一清，我载你们回去，你老公在我车上。」李世开门走进来。

满脸泪沫的朝蓉默默地用力清洁身上秽物，急忙整理着凌乱的衣裙，只想赶快离开。

「其他的给服务生就好了，我们走吧！」李世丢下话後离开，朝蓉狼狈地跟在後面快步离去，留下旁人带着疑

惑和讶异的眼神望着两人。

「叮……」电梯门打开来，两人一人一边扶着烂醉的老公回到住处。

卧房里，朝蓉一言不发帮倒卧在床上的老公脱鞋解衣，建辉睡的死死的，还打起呼来。

「今天真是愉快喔，喂，这个送我一件好不好？」李世也在房里，正悠哉地打开衣柜抽屉，拿起女人亵衣把玩。

「这是合约，王董签好了，我分的也不多，差不多１０％左右。」李世把一份文件丢在面前，朝蓉翻也不翻，

走出卧房，李世挑件丝质小内裤毫不客气塞入口袋尾随在後。

「嘿、嘿我们继续吧，我还没玩到！」到了客厅，李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松开腰间的皮带。朝蓉转过身来，

站在李世前看着他的脸，面无表情。

……「烧肉粽……」寂静暗夜只传来小贩骑着机车的叫卖声。

凝结的空气打破，朝蓉拉起裙子，慢慢脱掉破烂不堪的丝袜，整个脑海里浮现出丈夫的脸庞……【全文完】